賈子次詁

賈子卷弟三　內篇三

正定王耕心次詁

孼產子弟十五

民賣產子得爲之繡衣編經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𠂢廟而不𠂢燕也而衆庶得𠂢衣孼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𠂢偏諸美者黼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賈召客者得𠂢被牆古者𠂢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富人大賈屋壁得爲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靡賈

侈貴牆得被繡后㠯緣其領孽妾㠯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踳也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爲姦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姦邪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爲如雲而起耳夫錞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茈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爲大耳夫無動而可㠯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也進計者猶曰無爲可爲長大息者此也

時變弟十六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衆揜寡智欺愚勇刦懼壯夌衰天下亂至矣是㠯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幷兼之埶過矣胡㠯孝弟循順為善書而為吏耳胡㠯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為天子耳惟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虖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

埶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埶吾不與婚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㠯出倫踰等相驕㠯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富民不爲姦而貧爲里侮廉吏釋官而歸爲邑笑居官敢行姦而富爲賢吏家處者犯法爲利爲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義棄倫理幷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耰鉏杖彗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帚慮立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

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慟焉耳然猶幷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歷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幷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

俗激弟十七

大臣之俗特㠯牘書不報小期會不答耳㠯爲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如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

曰義三曰廉四曰醜四維不張國迺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哉今世㠯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弃禮義捐廉醜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虖否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剄大父矣賊大母矣踝嫗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掇寢戶之簾搴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諸侯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竊爲陛下惜之㠯臣之意吏慮不動

於耳目吕爲是時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鄕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僭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僇而失其宜姦人竝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冀幸而衆下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冀幸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

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虖

保傅弟十八

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曰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敎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

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㠯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㠯衞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

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是殷周之所吕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旣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

㠯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虧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過書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於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㠯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㠯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㠯明有孝也行㠯鸞和步中采薺趨中肆夏所㠯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

遠庖廚所𠂆長恩且明有仁也食𠂆禮徹𠂆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順道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𠂆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維之是𠂆慮無

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㠯長久者其輔翼太子
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
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
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
今日卽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
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艸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
其所㠯習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
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夫殷周之所㠯長久者其
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是不法聖智也秦之亟絕
者其軌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

之故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智義之指則教之功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階級第十九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陛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

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廉遠地則堂高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埶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近於器尙憚而弗投恐傷器也況虖貴大臣之近於主上虖廉醜禮節㠯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㠯係縛榜笞髡刖黥劓之罪不及士大夫㠯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

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埶也此所㠯爲
主上豫遠不敬也所㠯體貌羣臣而厲其節也今自
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改容而禮也古天子之所
謂伯父伯舅也今與衆庶徒隸同黥劓髡刖笞傌弃
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虖被戮辱者不太迫虖廉恥
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
虖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㠯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
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㠯加枕冠雖敝弗㠯苴
履夫嘗㠯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

民嘗俯伏㠯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紲之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㠯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㠯加也非所㠯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加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變容吸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讓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

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無恥奊茍無節廉恥不立則且不自好則茍若而可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因而擘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茍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但無恥但茍安則主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

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男女無別者不謂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㠯呼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清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盩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厲㠯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㠯遇其

臣而羣臣不㠯節行而報其上者卽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醜亡身國醜忘家公醜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衞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㠯託不御之權可㠯託五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爲長大息

者也

校詁三

孽產子弟十五 舊弟二十 踳也 盧氏曰踳與舛同 歲適不爲 盧氏曰不爲不成也見春秋繁露又積漢律厤志注引易緯有雜稻不爲麥不爲之語 如雲而起耳 盧本此下有若夫不爲見室滿胡可勝撫也十二字丁先生曰爲妄竄是也今刪 錞此 盧氏曰錞此猶言際此山海經魏山是錞于西海敦題之山是錞于北海錞章閏反郭注猶隄埒也是則今人之所云邊際耳 茈施 盧氏曰茈與柴同茈施猶藩籬也 時變弟十六 舊弟十八 壯夌衰 盧本此下有攻擊奪者爲賢貴人善突盜者爲析諸侯設詐而相飭設報而相紹者爲知二十九字丁先生謂何隙妄竄是也俞氏强爲之說誤今刪 今者何如 愚按此下一節盧氏謂與上文不相承接疑妄竄所致是也今㠯義尚可取姑仍原文 今俗至相競 盧本此三句有倒衍

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

里侮盧本侮作罵建本作母俞說當如文是也今改正

俗激弟十七舊弟同

故如此哉盧本此下有夫邪俗日長民相然席於無廉醜行義非循也豈爲人子背其父爲人臣固忠於君哉豈爲人弟欺其兄爲人下固信其上哉陛下雖有權柄事業將何寄之六十字丁先生曰何隙妄竄不成語卽賈子之文亦當刪除無論決非原文矣愚按先生說是也今刪

慮非顧行俞氏曰慮猶無慮大氏也

踝嫗盧氏曰踝當與剸同割也

幾十萬石盧本十作拾云與十通丁先生曰譚本作十是也盧氏必捨正文別取通假謬矣今改正

保傅弟十八舊弟三十四

知好色盧氏曰知好色語乃約其年歲之所至耳如孟子論人曰少日知好色日有妻子日仕皆謂其年少壯所當值也宋儒譏賈子知好色下語未了宜極言防閑之道不當便接則入於學由不知當日語意故爾輕詆潭本从漢書作知妃色愚按今與外篇名仍原文呂備參考幷見外篇陳治安大計疏

司直之史盧氏曰司直別本作司過與大戴同漢書作記過

虧

膳之宰盧氏曰虧別本作徹潭本譌作勸過書至其膳盧本無過書二字注曰大戴禮有之是也今補正順道盧本作道順太平御覽引如文是也今本改作正別本順作傎大戴禮同攻斷盧氏曰建潭本作敦斷今从別本大戴同輔天子之意盧氏曰大戴作輔作充意作志不習至成事盧本為吏作為史視已成事作而視已事潭本如文漢書同大戴禮史亦作吏而作如愚按潭本漢書皆是也今改正吏非史史非吏而不容發也而視已事語尤晦昧大戴之如亦聲近之說後車戒盧本後上有而字潭本無是也今刪存亡之故盧本故作反說曰別本作變與漢書大戴同沈本作故愚按作故是也今改正

階級弟十九舊弟十六

輸之司空盧氏曰司空掌城旦鬼薪之事役使罪人為之漢書百官公卿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卽引賈誼此語別本从漢書作同寇非也愚按盧說不必然別見外篇陳治安大計疏奊苟無節愚按奊音奚上胡禮切詳見外篇陳治安大計疏造清至罪

爾盧氏曰清音才性反蘇林曰音潔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清室令在前驅此官有別獄也如蘇言則漢書請室亦有作清室者建本新書正作清室知蘇言非謬矣三輔黃圖作靜室潭本作造請其罪耳非

自弛俞氏說弛讀爲褫詳見外篇陳治安大計疏羣臣自喜盧氏曰喜讀爲憙漢書作憙主醜至忘私盧氏曰建本作醜諸本皆作爾漢書作耳

賈子卷弟三竟

正定通惪王氏校栞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第四　內篇四

正定王耕心次詁

鑄錢第二十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敢雜㠯鉛鐵爲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殽鉛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而殽之甚微其利甚厚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埶各隱屏其家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爲民設阱孰積於是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

雖少異虖末具也民方陷溺上且弗救虖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一之虖則大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埶不可施縱而弗苛虖則郡縣異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鄉而可哉夫農事不爲而采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姦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鬭矣將甚不祥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曰國之令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

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吕禁矣姦不勝而法禁數潰難言已

銅布弟二十一

銅布於下爲天下菑何吕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僞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爲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爲有疑爲菑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吕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

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僞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㠯御輕重錢輕則㠯術斂之錢重則㠯術散之則錢必治貨物必平矣四挾銅之積㠯鑄兵器㠯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㠯別貴賤㠯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㠯臨萬貨㠯調盈虛㠯收畸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弃財㠯與匈

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七此之謂七福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顧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爲長大息者此其一也

淮難弟二十二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王子曾不與加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陛下爲頓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誚讓敷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横制等室之門追而赦之吏曾不得捕王人於天子國横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他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

淮南王天子之法咫蹂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咫批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職者㠯爲之相吏王慠不踏蹴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持怨言㠯誹謗陛下之爲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臥㠯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棧奇之徒啟章之等而謀爲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嚴道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能㠯王之死爲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咫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

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且世人不以內爲心則已若
以內爲心人之心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
是立咫泣洽衿臥咫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
能須臾忘哉是而不如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
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
爾特曰執未便事未發含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
能忘陛下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
父叔父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羣父也無不盡
傷昔者白公之爲亂也非欲取國代王也爲發憤快
志爾故挾匕首以衝仇人之匈要與俱靡而已耳固

非冀生也今淮南土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旨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衆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衆也闔閭富然故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然故使荊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與之衆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卽疑有專諸荊軻起兩柱之閒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願陛下少留意計之

益壤第二十三

陛下卽不爲千載之治安如今之埶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强漢法令不可得行矣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僅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㠯爲楚御哉而陛下所恃㠯爲藩捍者㠯代淮陽耳代北邊與彊匈奴爲鄰僅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㠯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㠯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㠯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㠯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㠯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㠯

爲不可剽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目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目爲奉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埶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愳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目益淮陽梁卽有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目益梁卽無後患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目北著之河淮陽包陳目南揵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

膽而不敢謀如臣計梁足㠯捍齊趙淮陽足㠯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臥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㠯爲此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㠯資姦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

屬遠第二十四

天子都長安而㠯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輸致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爲境小國廓大國爲都小大駮躒遠近無衺天子諸侯封畔之無經也至無狀也㠯藩國資彊敵㠯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

柰何久不正此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驩樂其上此天下之所目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耳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乃目廬江爲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令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尙安用此而

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以為不便夫淮南窳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以補中道衣敝錢用之費稱此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地而縣屬漢其埶終不可久其苦屬漢而欲王類至甚也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毋以資姦人

權重第二十五

諸侯埶足以專制力足以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敢埶不足以專制力不足以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恬然者遇諸侯之俱

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偕冠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深惟苦心竭力㠯除六國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而故成六國之禍難㠯言智矣苟身常無意但爲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仁虖

無畜第二十六

禹有十年之畜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歲之旱夫畜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嚮而不濟㠯攻則取㠯守則固㠯戰則勝懷柔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

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至悉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㠯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衆天下之埶何㠯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禹

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何㠯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何㠯餽之矣兵旱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孫而齩其骨政法未畢通也遠方之疑者竝舉而爭起矣爲人上者乃試而圖之豈將有及虖可㠯爲富安天下而直㠯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憂民第二十七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湯旱七年甚也野無靑艸而民無飢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

猶禁陳耕古之為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上弗自憂將㠯誰輸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也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天下何㠯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之衆聚天下將何㠯餽之矣兵旱相承民塡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及此之必然媿然事困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柰何事既無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為陛下少閒可使臣從丞相

御史計之

校詁四

鑄錢第二十 舊弟三十二 而法至言已 盧本無難言已三字舊本有丁先生言當補之㠯完文氣是也今訂如文

銅布第二十一 舊弟同

淮難第二十二 舊弟三十 數留 盧氏曰留未詳 敷等室 盧氏曰等室他無所見疑是靜室即前階級篇之清室也 咫踩促 盧氏曰此篇多㠯咫代則字踩促猶踩蹴 嚴道 盧本作金道云當作嚴愚按作嚴是也今改正此下更有㠯為之神四字盧云衍文亦是也今刪 於天下耳 盧本此下有無解細於前事六字注㠯為衍文是也今刪 子綦 盧氏曰左傳作子期此與說苑同 要與俱靡 盧本句上有固為二字今據注說訂如文 無然故 盧本兩然故皆作故然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止然故屢見禮記少儀篇管子任法篇荀子大略篇韓子難篇三說見王氏引之經傳釋

詞又此節文當目閻閭富燕太子丹富爲句兩然故皆屬下句讀均俞氏說 不億 俞氏說不億猶不逞也見襄二十四年左氏傳盧氏目不億爲不靖疏矣 專諸至之閒 盧氏日專諸與史記吳越春秋同左傳作鱄設諸漢書作剸諸盧本此句下更有其策安便哉五字丁先生目爲衍文是也今刪

益壤第二十三 舊第十一

如今至大強 盧本如作知不過作豈過傳下有哉字強下有也字愚按知乃形近之誤餘皆妄竄蓋意在故爲異同目示古耳今刪訂如文盧氏知其妄而因循不革非也 豪橫而大強 盧本此下有至其相與特目縱橫之約相親耳十三字丁先生日何隙竄昰也今刪 妄働過 盧氏日働與僅同建譚本亦作働字書無 社稷固不耳 盧本此下有故黃帝者炎帝之兄也炎帝無道黃帝伐之涿鹿之野血流漂杵誅炎帝而兼其地天下乃治三十六字愚按數語蓋仿制不定篇妄竄且意在導上目多殺諸侯昆弟誣賈子亦甚矣今刪 縣屬於漢 愚按盧本此下亦多妄竄而語不可斷此姑仍原文 而不敢謀 盧本此下

有今所持者代淮陽三國耳皇太子亦恃之十六字丁先生曰慶復上文妄竄可嗤是也今删**屬遠**

第二十四舊弟二十三

天子至正此此節凡百七字盧本上屬壹通篇兪氏謂當合下文屬遠篇是也今移正**不出**盧本出作在注謂當如文是也今改正下仿此**天下振**盧本作不振兪氏曰不爲衍文是也今删正**中道衣敝**盧本中上有行字道下有而字衣下有行勝已贏四字敝下有夾字句下復有彊提荷弊衣而至處非假貸自請非有曰所聞也履蹻不數易不足曰至二十八字丁先生曰賈子原文僅四字此碎其句讀妄竄不可曉語曰示古爾盧氏明知其妄而不加芟薙尤不可曉是也今删正**錢用至稱此**盧本此下有苦甚竊曰所闕縣令丞相歸休者慮非甚強也不見得從者二十三字丁先生曰無理取開決出妄竄即賈子自作此等語亦宜陶汰是也今删正**終不可久**之盧本此下有漢往者家號泣而送之其來繇使者家號泣而遣之俱不相欲也三十五字丁先生曰爲妄竄是也今删**權重**

第二十五舊弟二十二

不能

制（盧本能作盜別本如文是也今改正）

無蓄第二十六（舊弟三十一）

大賊也（盧本此下有泆流淫溢侈靡之俗日㠯長是天下之大祟也十八字注㠯為衍文是也今刪）

憂民第二十七（舊弟二十五）

三十年矣（盧氏曰三十漢書作四十）食至寡也（盧本此下有陛下不省耶未獲年富人不貸貧民且飢天時不收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寒心壹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虖其然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有天下而欲其安者豈不在於陛下者哉百一字丁先生曰妄竄不成語且視無蓄篇盧知其妄而不芟謬已是也今刪正）將㠯誰輸（盧本輸作偷愈氏解為委輸作謂當作輸是已今改正其假借之說殊謬今所不取）此之必然（盧本此下有且用事之人未必此省為人上弗自憂十五字丁先生曰妄竄不成語且複上文此下蝕然事困至篇末皆然借文義難駐不能悉加芟薙耳愚按先生說是也今姑刪此十五字）

賈子卷弟四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栞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弟五　內篇五

正定王耕心次詁

審微弟二十八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㠯小善爲一足㠯利天下小不善爲一足㠯亂國家也當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也是故子民者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埶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埶有召禍老聃曰爲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智禁於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

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荅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鬭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㠯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死得㠯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㠯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

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孫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孫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㠯溫叔孫于奚辭溫而請曲縣繁纓㠯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㠯載國國者所㠯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道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孰矣今迫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可㠯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

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姦由也蚤其除亂媒也遠故邪不前達

服疑第二十九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是謂爭彊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

則比爭是㠯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㠯爲臣臣之於下也加五等已往則㠯爲僕僕亦臣禮也然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適至和㠯予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㠯等上下而差貴賤是㠯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埶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加

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級旣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法㠯習之設官㠯牧之是㠯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望其章而知埶位孝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眾多而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尊卑已著上下已分則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臣不幾可㠯疑主賤不幾可㠯冒貴下不夌等則上位尊臣不踰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等齊弟三十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蹲夷㠯皇帝所在宮法論
之郎中謁者受謁取告㠯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
王或不廉潔平端㠯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
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是則諸侯王乃埒至尊也然
則天子之與諸侯宐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
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
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
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
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
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

矣御既已齊則車飾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
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
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㠯異天
子宮門曰司馬闕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闕
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弃市宮
牆門衛同名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
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天子卑
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
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
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

於形容也所恃吕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埶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異之耳近習乎形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衆庶無目揚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目齊其民民德則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此之不行而沐瀆無界可為長大息者此也

瑰瑋弟三十一

天下有瑰政於此予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智而民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虖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㠯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之宜一歲今半歲而敝作之費日用之易敝挾巧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㠯困貧而不足也故㠯末予民

民大貧㠯本子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埶安得不寒世㠯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㠯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奚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㠯文繡衣民而民愈寒㠯褫民民必煖而有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縣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敺民而

歸之農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縣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智巧以相詐利者爲智士敢犯法禁昧大姦者爲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姦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衆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尢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智巧詐謀無爲起姦邪盜賊自爲止則民離罪遠矣

智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羅縣網

壹通弟三十二

所爲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爲備山東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令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埶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天下無以區區獨有關中者所爲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衆則權益重其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爲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

馬不足𠂆爲患益𠂆萬夫不足𠂆爲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

匈奴弟三十三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爲陛下𠂆耀蟬之術振之爲此立一官置一吏𠂆主匈奴誠能此者雖𠂆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叱犬馬行理埶然也將必𠂆匈奴

之眾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各有分地㠯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直郡然後罷戍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方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㠯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㠯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眾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眾庶時爲寇盜撓邊

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柰何對曰臣聞彊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南蠻服今漢帝中國也宐㠯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爲畜又孰敢忿然不承帝意臣爲陛下建三表設五餌㠯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宐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計臣且㠯事埶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眾之信陛下也爲通言耳必行而弗義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

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圖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㠯事執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㠯為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遌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㠯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為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此不可㠯均賞均則國窾而賞薄不足㠯動人故善賞者踔之駮轢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

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少者必衣文錦將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㠯爲吾至亦可㠯得此將㠯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大衆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焉飯物故四五盛美胾膹具醯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

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涎而相告人悇憛其所
自㠯吾至亦將得此將㠯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
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
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繡衣而侍
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拚為其胡戲㠯相飯上使
樂府幸假之具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蹈
者時作少閒擊鼓舞其偶人昔時乃為戎樂攜手胥
彊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侍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
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盱相告
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㠯此壞其耳一餌凡

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㠯約致也陛下必時有所
官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廚處大囷京廄有編馬庫
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
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囷
京之畜皆過其故王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
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
也將㠯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有所召
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
兒及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繡
衣好閑且出則從居則更侍上卽饗胡人也大觳抵

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之爲閒則出繡衣具帶服賓餘時㠯賜之上卽幸拊胡嬰兒擣遒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好衣閑且自爲籲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令數人得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盱而欲人人忣忣惟恐其後來至也將㠯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耳牽其目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抑抎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㠯權決塞困

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眾門大
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
窺其謀中外符節適縛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
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
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揮劍挾弓而蹲穹廬之
隅左視右視目爲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
在後眾欲無來恐或撕之此謂埶然其貴人之見單
于猶迮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
也其眾之見將吏猶噩迮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
水流下也將使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

係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略且引眾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㠯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爲鑿開眾而延之關吏卒使臣㠯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臛膹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彊北之必攻其王矣㠯匈奴之飢飯羹啗膹炙喗濌多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飢多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㠯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㠯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

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或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以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爲邊患也使上下踳逆天下窾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爲祟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殆富矣臣賜二族使祟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下臨人民憲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

戎狄孰非天子之所哉而慉渠頗卒天子之民吕不聽天子則慉渠大罪也今天子自爲懷其民天子之理也豈下臨人之民哉

校詁五

審微弟二十八舊弟十五備患至上也盧本此下有語曰焰焰弗滅炎炎柰何蒯茸不伐且折斧柯十八字盧氏丁先生皆吕爲妄竄是也今刪衛侯至曰燬盧本兩行下無人字問其名下無荅字燬作焜皆誤史記集解衛世家引此如文是也今改正周襄至伯闞俞氏曰周襄王出居於鄭左傳吕爲避大叔帶也此吕爲逃伯闞乃古事相傳之異直縣盧氏曰直當作特或本是犆字叔孫于奚盧氏曰左傳作仲叔于奚治置父盧氏曰郎單父音善甫艾傅郭者盧氏曰艾刈同傳音附服疑弟二十九舊弟十是

㠯高下異盧氏訂異字句絕是也下文十九句倣此此品周高盧氏曰周齊也或作
同非今按周徧也皆也埤人者盧氏曰埤與卑同潭本作卑擅退則讓盧氏曰讓
責讓也而知執位盧本作知其執別本執下有位字恖按其字衍文有位是也今訂如文盧
別有說非岑人定其心盧氏曰岑古使字李匡乂資暇云行李是行使案舊文使字作岑山
下人人下子云云建本譌作季譚本作使今據李說定作岑臣不幾盧氏曰幾讀與冀同下倣
此等齊弟三十舊弟九㠯皇帝所在盧本所在作在所潭本如文俞氏从
潭本是也今改正然則至諸侯盧本此下有臣之與下四字潭本無是也今刪登臣
而尊盧氏曰登當如左傳各自其四㠯登於釜之登令儀令言盧氏曰儀亦言也見周書
寶典解孔晁注俞氏謂明吉府本作令儀之解言而亦無確解今仍原文可類而志盧氏曰類
別本作述或校者㠯緇衣之文易之今一依本書引詩亦然是也今仍原文瑰瑋弟三十

一（舊弟十九）用之空一歲（盧本作用一歲俞氏增訂如文是也今改正）挾巧不耕（盧本挾巧二字誤衍在上俞氏訂如文是也今移正）方且萬里（盧氏曰萬是里字譌）使至移也（顏師古曰公謂顯然為之也杜預日夫人猶人人也俞氏說）

壹通弟三十二（舊弟二十二）

所為至關者（盧氏日秦南有武關秦昭王詐楚懷王處也東有函谷臨晉關為盧本作謂非也今改正俞說必捨正文用通假亦非）

匈奴弟三十三（舊弟二十八）

耀蟬之術（盧氏日苟子耀蟬者務明其火振其木而已此卽三表五餌之喻）吐犬馬行（盧本吐作吒注謂當作吐是也今改正為文从六七之七）灌臧之變（盧氏曰灌臧疑當作臧渾縣名在朔方郡一說臧乃瓜字之譌灌瓜即退讓篇所云者）示武昧利（俞氏日昧利猶貪利也漢書匈奴傳贊昧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份然（盧氏日份與紛音義同見列子黃帝篇）仁道也（盧本仁作人下無也字顏師古漢書賈子本傳注引此如文是也今補正俞氏

仍作人謂人古通用人殊謬仁國竅盧氏曰竅空也蹕之盧氏曰說文蹕蹕也猶言踐路也先

使之失所望而後㠯恩加之彼必大過望矣此即高祖之所㠯待英布也喜聽臣之計盧本

此下有則臣有餘財五字注㠯為衍文是也今刪若大降者俞氏曰若猶及也禮記內則篇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與此若同義下文若使者至也若所㠯約致也並同美哉膭盧本此句

下有炙肉二字俞氏曰二字衍文也膭即炙字之異文炙从肉从火此變从火為从賁則㠯義而兼聲矣

詳見諸子平議者是也今刪正垂洟盧氏曰洟與涎同俆僤愚按俆僤讀珍覃古訓懷憂亦

日禍福末定是也俆僤所自謂憂其所自有耳故下日㠯吾至亦將得此也盧氏據誤本淮南倒其文且

據鄙語讀為貪閭非也傅白墨黑盧氏曰猶言粉白黛黑也假之具樂盧本具作

但俞氏司如文且日具謂器具樂謂鼓樂非一事是也今改正倒挈盧氏曰倒挈即今所謂筋斗也

面者盧氏曰面假面也舞其偶人盧氏曰此即偃師戲也昔時盧氏曰昔夜也

希盱盧氏曰喜悅貌忣忣盧氏曰忣忣與急急同時有所官盧本官作富建本如文俞氏曰作富非是官者館之古文是也今改正說見諸子平議皆過其故土盧本土作王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慮出至家耳盧氏疑文有誤俞氏曰慮出其單于或六字爲句或讀爲域說文戈部或邦也从口从戈吕守一一地也重文域曰或又从土是或本域之正字也出其或者出其單于之邦域也慮與無慮同猶大氐也言大氐出其單于之邦域時時賜此而爲家也大轂抵盧氏曰轂抵郎角抵也至此薄俞氏曰薄讀爲博謂博戲也時人偶之盧氏曰中庸仁者人也鄭讀如相人偶之人思按相人偶猶俗語所謂我們文言所謂吾輩吾黨皆引人同已親人如我之辭近世解此迄無定說盧氏吕爲相慰問非也賓餘俞說賓餘郎史記匈奴傳之比余餘余同聲通假之文賓比一聲之轉也詳見諸子平議愚按史記索隱曰漢書作比疏比音鼻小顏云辮髮之飾也吕金爲之比疏郎後世篦梳字特吕金飾爲異耳擣適盧氏曰擣適猶騰倒也

抑抎盧氏曰抎隕也言降下胡人如隕墜之易前云下匈奴猶振槁也 搆拘盧氏曰字書不載搆字案白樂天詩鳥呂能言搆寵祿入夢烹搆爲鸛䋁之義則此當謂繫屬而固結之也愚按此當音搆結木爲搆結絲亦安爾也 恐或撕之盧本撕作軒俞氏訂如文是也今改正說見諸子平議 大每一闗俞氏曰大猶言大率也 膹炙盧氏曰膹房粉切亦臛也 著於長城盧氏曰著章略切 嘽滑盧氏曰嘽羽敏切大口也滑字書無考 悹之盧氏曰悹同患 慉渠盧氏曰毛詩鄭箋云慉驕也

賈子卷第五竟

正定通恩王氏校栞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